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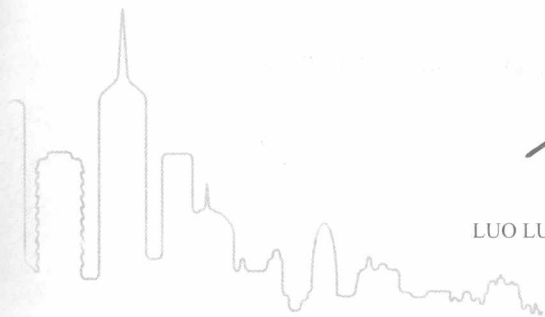
我不能哭
因为你知道我的弱点
我被迫去伪装
微笑，大笑，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每一天

I can not cry
Because you know the defect in my character
I'm forced to disguise myself
I wear a smile in my life every day

落落清欢

南东北西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落落清欢

LUO LUO QING HUAN

南东北西/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落清欢/南东北西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80765-024-9

I. 落… II. 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7014 号

落落清欢 南东北西 著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C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CBS.cn
售书热线 0371 65379196
承印单位 三河市新艺印刷厂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300 000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到不了/3
- 第二章·乔落不乔落/13
- 第三章·落落小心，转弯了/24
- 第四章·我怕来不及/35
- 第五章·落落，为什么/44
- 第六章·你说你爱我到老/57
- 第七章·大梦一场谁愿醒/69
- 第八章·命运的心血来潮/84
- 第九章·一半的我/94
- 第十章·为什么举起他的手/103
- 第十一章·我们最后都忘了哭/117
- 第十二章·都怪你曾待我太好/138
- 第十三章·也许我们都会输/154

目 录

contents



- 第十四章·旧年的花花衣裙/174
- 第十五章·乔落三大罪/186
- 第十六章·男人该说话时总是无声/199
- 第十七章·乔落，你也太欺负我了/211
- 第十八章·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226
- 第十九章·逆 光/237
- 第二十章·我们曾那么接近幸福/253
- 第二十一章·谁和谁的地老天荒/271
- 第二十二章·最幸福的蓝色/290
- 第二十三章·你不喜欢的，我都不要/302
- 第二十四章·这世间欠她的，我来还/314
- 第二十五章·你爱的人才能给的幸福/325
- 第二十六章·对不起，让你久等/338



LUO LUO QING HUAN

那一夜，那一片星光灿烂、白浪滔滔，

你说我们很渺小，躲也躲不掉，命运的心血来潮心血来潮





第一章·到不了

乔落是一个笑容温浅目光深邃举止优雅的女人，一个光看背影就让人哀伤，而看到表情却让人无言到揪心的女人。而他，爱这个女人。

乔落醒来的时候头有些晕，抬手娴熟地按掉闹钟，然后从床头的纸抽盒抽出纸巾敷到眼睛上，叹，又哭了吗？

究竟梦到了什么她想不起来了，或者说，根本不打算去想。不过，估计是一些很快乐的片断吧。

她从床上跳下来，洗漱、整装，再对着镜子咧出一个大大的笑脸，镜子里的瓜子脸上，眼神明亮，牙齿洁白。她满意地拍拍脸，抓起早餐冲出门去。

工作的地方是业界很有名的阳启基金公司，乔落作为美国一流院校计量经济学硕士，又拥有三年的工作经验，如今在阳启担任债券投资组合经理助理——一个不大不小的职位，说委屈有些过，但说正当其位又不是那么回事，可她自己非常的自得其乐。一直以来，只求无过不求有功，脸上总是挂着笑，一副好脾气的样子，所以两年来跟同事的关系都处得很好，大家也渐渐不再追问她的背景和追求，尤其是在交了这个男友准备结婚之后，她更是淡出了八卦的中心圈。

刷卡、嗑牙、紧张的工作，报表、数据、模型、午休、八卦，再打着

呵欠上工，今天除了阳启基金上面总公司的部门经理贺夕小姐亲自来视察了一圈以外，一切都平凡得没有任何值得提及的地方。转眼就到下班打卡的时间，办公室里气流波动，又开始临别前的八卦。

“你看到贺经理今天穿的裙子了吗？Chanel 的新款，我昨天才在杂志上看到。”

“那我倒没注意，每次她来我都只顾着看她的戒指了，那个至少有四五克拉吧？都快把我的眼晃瞎了！”

“是呀是呀！不是说年底就要办婚礼了吗？都订婚这么多年了，她跟顾总的好事也该到时候了。”

“说的也是，唉，人比人气死人，这一对男才女貌再加男俊女灵，你说还给不给别人留活路了，从此以后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哎，乔落你去哪儿啊？”史琪唤道。

纤长个子的女孩闻声转身，姿势简单却优雅莫名，扬扬手里的电话：“钟进查勤哪！”笑容浅淡自然，言罢转身走出门去。

“唉，这也是让人羡慕的一对精英男女的组合。”“八卦一号”叹。

其实钟进家世非常雄厚，父母都是政界要员，本人也是一表人才。而乔落虽然人如其名落落大方，气质出众，姿色也是中上，但她家里……她家里，咦？她家是做什么的？史琪愣一下，怎么共事两年她竟然不知道她家是干什么的？不可能啊！一定问过的！她当时是怎么答的？史琪晃晃头竟然一点儿也想不起来，真是有负自己“八卦集中营”的外号啊！想不起来说明没什么特别吧？不过她既然能在美国留学五年，又付得起美国排名傲人的大学的学费，家境应该也不差吧？但无论如何跟钟家比还是相去甚远啊。

“史姐，没什么事我走了！”行到大门口，乔落摆摆手。

“哎，你明天还休假？”乔落每个月都有一个周五要请假，这也是她为什么从不迟到早退却从来都拿不到全勤奖金的原因，也因此年底所有分公司和总公司一起的表彰大会她从来都推辞不参加。

“对啊，明天有些事情……钟进！在这里！”乔落扬着笑脸踮着脚挥手，史琪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微笑。不知道为什么，乔落的性格虽然谈不上内向但也不算活泼，可每次她大笑或是扬手时总会有一种非常阳光洒脱的气息散发出来，让周围的人也跟着心情愉悦。

钟进看见乔落，也挂着笑打开车门大步走过来，一边又礼貌地跟周围的同事打招呼。这无疑是个很高大英俊的男人，是时下流行的白面书生的长相，凤眼直鼻，二十五岁上下的年纪，气质温文又有些男孩子的爽朗。乍一看去和阳启的顾总有七分相似，不过这也难怪，谁让他们本来就是表兄弟呢。

他一手接过乔落的皮包，一手摸摸她的头发，牢牢地看住乔落的脸，眼神火热赤裸，全是热恋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种忘乎所以的样子。

史琪看到这一幕抿嘴笑，识趣地走开。乔落有点不好意思，侧侧脸，咕哝：“干吗呀，大庭广众的！”可是视线却也胶着在钟进的脸上。

乔落是标准的瓜子脸，她不喜欢化妆，眉毛又淡眉间距又宽，只是简单地修了柳叶形状，一眼看过去脸上那双乌黑的眸子就更加显眼。她的眼睛很大，眼型微圆，黑眼瞳的比例很大，所以当她在专注地看一个人的时候，眼神里总像是带着一种无辜可怜的湿漉漉的样子。她非常喜欢看钟进，只要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她偏爱在没事的时候静静地看着钟进的脸，那目光恳切得不行，有一种要溢出来的满足。

钟进每次看见她这样的眼神就受不了，总觉得心里让人抓了一把，说疼不疼说痒不痒，只好搂她过来俯头深吻下去。这个时候乔落就会一边咯咯地笑着躲开，一边挥手轻拍他的脸，那是她难得放下平日优雅得体的外表展露娇嗔的时刻。

钟进第一次见到乔落是在一个朋克主题的酒吧里，她是场内着装最符合常理的人。她一个人坐在吧台边上，没有表情，真的是一点表情都没有，连眼神都是空的。

他看见她的时候，她也看见了他，两个人足足对视了十秒钟，最后是他先抵不住移开眼睛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他后来跟他哥说：“这就是一





见钟情，那十秒通过我心脏的电压足够麻痹我的后半生，所以我决定放弃森林，非她不娶。”

那次见面交谈后得知他们都在美国念过书，又都是北京人，单身。于是顺理成章地交换联系方式，后来经过他的热烈追求，乔落很快弃守沦陷。如今虽然只有三个月，可是他已经求了十几次婚，别看频率很高，但他次次都是花了大心思准备，电台、鲜花、海滨、蜡烛、热气球和小提琴全都试过，她每次都只是淡淡地笑，说“谢谢”。最后竟然是一个最简单的一招让她点头——他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菜，然后将戒指藏在蛋糕里。

那天他头一次看到乔落的眼泪，他也头一次知道，泪如雨下原来是一个写实的成语。

“落，嫁给我吧，我会让你成为最幸福的女人。”这样的桥段和对白，却让她哭得喘不上气，将脸埋进他的颈项，一遍一遍地重复：“好，好，我们结婚。”

那天他们两个都喝到大醉，他确定即使跟她共事两年的同事们也从未见过那样失态的乔落。或者不能说是失态，她红着脸颊高举酒瓶大声唱歌，跳到沙发上尖叫，又笑又闹像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咕哝着一些他听不懂的话，眼神晶莹闪亮得像最美丽的钻石，神采飞扬地像要冲到天外去，那么美，那么神气。这种神气从她单薄的身体里喷薄欲出，沸腾着周围的空气。

神气到神奇。当时他就傻笑着坐在一边呆呆地仰头看着她，恨不得把天地间一切的一切都拿给她，通通拿给她，只要她一直这样的快乐。

其实他承认自己对乔落不了解，可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这么着急想要把她娶回家。以前乔落总是以“你还并不了解我”为借口拒绝他，但是他并不在乎，他很清楚重点——他爱她。他知道，乔落是个有故事的女人，一个永远美丽得体的单身女人，一个笑容温浅目光深邃举止优雅的女人，一个二十七岁却常常像十七岁一样糊涂单纯的女人，一个穿着马靴独自出现在朋克酒吧，光看背影就让人哀伤，而看到表情又让人无言到揪心的女人，一个喝多了酒就大笑睡着了就流眼泪的女人。

而他，爱这个女人。

楚馆是北京很有名的会员制休闲中心，是城内名流富贾的一个据点。由于环境清雅格调简洁标价颇高，且并没有喧闹的歌舞辣妹表演，在这儿扎窝的大多数都是些有墨水有地位又有银子的人。今日五楼内侧豪华包厢“楚狂人”来了贵宾，包厢经理亲自上阵端茶奉水。

一听“楚狂人”这名字很多人要喷饭了，可是没办法，这是老板亲自起的，好在这包厢名字并不收在名牌里，因此客人是没办法选择的，自然也就不会知道以格调著称的楚馆里有这么一个包房，因为这是老板的专用包厢。

此时室内有四个人，张经理冷汗淋漓地半弯着腰站在包厢中间，正陪着笑脸给一名男子斟茶。那男子懒洋洋地半躺在宽大舒适的酒红色沙发里，四肢修长有力，浓眉大眼挺鼻，额头宽广，性感的嘴唇正不耐烦地撇着，敛着眼，整个人明确地散发出一种强烈的不满气息。

“行了老张，再解释这些也没用，还是想办法拿这个月的账目来哄你们东家开心吧。”男子左边一位戴眼镜的斯文男人开口。

“这……孙先生，”张经理搓搓手，“因为失火这个月本就停业三天，再加上损失装修要冲摊，这个月……”孙豫一听他开口就心道：完了，哪壶不开提哪壶，看你在这儿都鞠了二十分钟躬，想给你个台阶你不下，这回撞枪口上我可帮不了你了。

果然，贺迟一听这话，腿一收利落地翻身坐起来，动作简洁却充满力道，浓眉高挑道：“你的意思是，我还需要给你加些补助是不是？！”墨黑的眼睛逼视着眼前一下子变得更加惶恐的张经理，嘴角还勾着讽刺的笑，“我是不是应该再给你多派些钱，感谢你没把我这房子都烧没了，啊？！”贺迟本就声线醇厚，此时更是扬着声音质问，一字一句都咚咚地砸在对方脑壳上。

“不，不是这个意思！老板，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我……是说……那个，”张经理一脑袋汗，频频看向屋内另外一个男子，心里哀念：顾先

生，你快救救我吧，我们老板就要把我吃了啊。

“行了，贺子，事已至此你就别发火了，再骂他也没用。虽然这次只是厨房那边小范围失火，但是这个问题的性质是很严重的。我看要不干脆把老张辞了，你再找人得了。”顾意冬说起话来从来条理分明一字一句的，声音温润却向来言辞冷淡，话音一落，另外三人立刻都看了过来，张经理是惊恐，孙豫是憋笑。

贺迟则是怒目相对，心里恨恨地说：顾意冬你记着，你明知道我要是把他辞了，他那远房堂叔的表妹也就是我的母亲你未来的丈母娘不得把我烦死啊！他这个废物管了没几天就处处出状况，我连连发火出出气还不行了？！

顾意冬则对他的怒火无动于衷，微微前倾拿起桌子上的茶悠然自得地品了起来。他与贺迟无疑都是非常出色的男子，不同于贺迟强烈张扬的男子气息，顾意冬的气质是温润内敛的，星眸直鼻，皮肤白皙，是如今金融界一匹响当当的黑马，如今拥有几家知名的信托公司和基金公司。

在他们这票发小聚会时，飞扬耀眼的贺迟永远是惹人瞩目的中心，而他永远是最少发言的那个。当然，这或多或少也跟他们背后的家世相关，以贺家的背景，贺迟想去哪里基本上都是可以横着走的。

但神奇的是，这一票人中偏偏他们两个最要好。贺迟火起来只有顾意冬拦得住，顾意冬犟起来也只有贺迟劝得住。

屋里空气正噼啪作响着，一阵咚咚咚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传来，孙豫舒了口气——救兵来了。

“哎呀，对不住各位弟兄，我钟远来晚了啊！”话音未落，一个很彪悍的人冲进来，“啊啊，今天一定要敞开来喝啊，不醉不归，我最近都快被我家那点儿破事给烦死了！”钟远一边嚷嚷一边一屁股坐到餐桌旁，这人方脸直鼻，乍一看鼻子倒跟顾意冬有几分相像。

“哎，老张，你怎么在这儿站着？赶紧走菜啊！大爷我快饿死了！”钟远说话间又脱下西装挽起袖子夸张地扇着风，他这么一咋呼，绷着脸的贺

迟也缓了脸色。

张经理赶紧应声溜了出去，顾意冬就接口问：“你家出什么事了？”

孙豫也同时开口问：“怎么，你弟的事儿还没解决掉呢？”一边又回答顾意冬，“你前些天出差了不知道这个段子，他弟跟一女的陷入热恋要结婚。”

“解决？别逗了，现在他都快把我给解决了！”钟远眉毛挑得老高，口气夸张，看来气得不轻，“昨天竟然拿了户口本说要去结婚，我妈在家哭天抢地的也没用，那小子这回是铁了心！我从小到大就没见他的主意这么正过！我真是不明白，你说他这几年跟着咱哥儿几个在外边开眼界也不少了，怎么就被这么个女的给整得五迷三道的？真不知道是哪路的妖精。妈的！”噱里嘟啦倒豆子似的一股脑儿说下来，可见心里憋了不少怨气有待发泄。

贺迟翘起嘴角，那笑容全不同之前，将他整个人抹上了些森冷的气息：“结婚？不错啊，这年头肯结婚的男的不多了。你弟原来看着也是一玩家啊，这转眼变成女人们口中的痴情好男人了，为社会做贡献啊！前几个，我妹还说咱们这伙人没一个好人，这回出了个痴情浪子，可给咱们拉平平均值了！”

顾意冬没理他话里的刺，淡淡地问：“怎么着，那女的不行？这么下去是不是要跟家里决裂了？”顾意冬本来很少干涉其他人的私事，可是钟家不一样，钟远口中那个“哭天抢地”的钟母，正是他的亲姨妈。

钟远郁闷地灌口酒，说：“痴情？我看他是中了邪了！这才几天的工夫？我们连这女的什么来路都还没查清呢，这就非她不娶了！可不要决裂嘛！我爸我妈天天挂嘴边上说要跟他断绝关系，但这不是狠不下心吗！我这都快变成街道主任了，天天两头地劝啊。那浑小子可好，一点儿也不慥，这普天下眼里是除了那女的没别人了！你说这乔落够能的啊，仨月就把我弟给终结了！”

顾意冬猛地一震，手里的茶杯都没端住，一倾之下，洒了一桌子，一旁的服务员赶紧上前，他也顾不得，迅速看向一脸玩味的贺迟，那神色夹杂着惊疑和狠戾。顾意冬似乎从未有过这样的表情，连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贺迟恐怕都是头一回见，可此时贺迟却仿佛未见侧着头满不在乎地把玩着酒杯。

孙豫也一愣：“乔落？哎，这名字挺特殊的，是不是高高瘦瘦挺有气质的一个女孩？”

钟远皱眉：“对，差不多那样，能有一米七吧，挺瘦的。我远远看过两回，笑起来挺特别的，你认识？”

孙豫又问：“做金融的？”

“对，金融业的，我刚查的，在阳启基金，哎！是意冬的一个子公司嘛！”

顾意冬没说话，只是狠狠地瞪着贺迟，整张脸绷得死死的，几乎都能看到额头上突突跳的青筋，好在屋里光线并不亮，他又坐得靠后，所以并没有人发现他的异常。

孙豫不明就里也跟着看向贺迟，忽然一拍大腿，指着贺迟：“乔落……是我一铁瓷的前女友啊！”

钟远一听：“真的？前女友？怎么分的手？”

孙豫神色怪异：“因为我那兄弟要结婚，她不干，就分了。我那兄弟还因此相当郁闷了一段时间。”

“啊？什么时候的事？”

“没多久，就去年。”

钟远有点呆愣：“那是说，这次我们都白折腾了？这女的不结婚？”

贺迟懒洋洋地敲敲雪茄刀，终于开了口，淡淡地吐出一个字：“悬。”

孙豫追问：“什么悬？是结还是不结？”

钟远烦躁地抓头：“你问他，他怎么知道？”

孙豫倾身：“贺子你就别装了啊，这节骨眼儿，满足一下兄弟们！我说了啊！贺子，曾经跟她有过一段。”

“啊？”

孙豫还嫌不够似的，摇头晃脑地伸出三只手指：“三年哪！”

钟远傻眼：“啊！三年？什么时候的事啊？从来没听说你跟一个女的这么久的！弟兄啊，我亲兄弟的一辈子啊，快把你知道的说说，什么样的人啊？哪个路子来的？要什么啊？”

贺迟点上雪茄，眯起眼睛，狠狠吸一口：“六七年前我还在美国的时候。三年，一年一千万。”

“什么，什么意思？”钟远这回是彻底呆了。

孙豫皱眉：“你虽然一向阔绰，六七年前这对你算是一笔大数目啊。为这么一女的值吗？”

贺迟吐出一口烟，烟雾弥漫开来，看不清神色，语气也是平铺直叙没有任何起伏：“当初也有点逞能了，她之前的那个金主给她一年五百万，我说我给你翻一倍，你跟我。”

“包养?!”钟远终于找到自己的舌头。

贺迟没说话，耸耸肩，一脸漫不经心的样子。

“你是说包养？这个乔落是这路货色?!天哪！我们钟家这是造什么孽了？真是看不出来啊！看上去挺清秀一女孩啊!”钟远跳脚，在屋子里团团转。

孙豫疑惑：“之前跟我哥们儿那会儿你没说啊!”他见过那女孩，淡淡的疏朗样子，怎么也不能跟二奶、拜金女这样的字眼儿联系起来。

“因为之前她一定不会嫁。”

钟远跳过来：“可是胃口这么大，没道理看上我弟啊。难道年老色衰要找个靠山？可是这样不是找个富商更好？”

贺迟语气有些烦躁：“三年后她跟我提出分手，我给她加到两千万一年，她不干。”

“你是说她把你甩了？”孙豫脸有点扭曲，要知道贺大公子从来没在女人堆里有过败绩，或者说，从未见他为任何一个女人皱过一下眉头用过一点心。

“对，把我甩了。她，乔落，为了一个落魄得连饭都吃不饱的穷搞音乐的，头也不回地走了。”贺迟耸耸肩，笑了起来。

钟远两眼发直：“我怎么越听越乱了？她到底是求财还是不求财啊？”

“总而言之，你弟弟很危险。别人我不敢说，如果是你弟，”贺迟似有深意地看向一直脸色阴冷得像要滴下水的顾意冬，“那这个婚很有可能真的要结了。”